

第五十回

情亂性從因愛慾

神昏心動遇魔頭

心地頻頻掃，塵情細細除，莫教坑塹陷毘盧。本體常清淨，方可論元初。性燭須挑剔，曹溪任吸呼，勿令猿馬氣聲粗。晝夜綿綿息，方顯是功夫。

這一首詞，牌名南柯子，單道着那唐三藏脫却通天河，寒冰之災，踏白龍，負登彼岸。師徒四衆，順着大路，望西而進，正遇嚴冬之景，但見那林光漠漠，煙中淡，山骨稜稜，水外清。

師徒們正當行處，忽然又遇一座大山，阻住去道。路窄崖高，石多嶺峻，人馬難行。三藏在馬上兜住韁繩，叫聲『徒弟』。那孫行者，引猪八戒，沙和尚，近前侍立，問：『師父，有何吩咐？』三藏道：『你看前面山高，恐有虎狼妖怪傷人，是必仔細！』行者道：『師父放心，莫慮。我等兄弟三人，心和意合，歸正求真，使出蕩怪降妖之法，怕甚麼虎狼妖獸？』

三藏聞言，只得放懷前進。到於谷口，促馬登崖，抬頭仔細觀看，好山——

嗟峨矗矗，變削巍巍。嗟峨矗矗，沖霄漢，變削巍巍，礙碧空。怪石亂堆如坐虎，蒼松斜掛似飛龍。嶺上鳥啼嬌韻美，崖前梅放異香濃。湖水潺湲流出冷，巔雲黯澹過來兇。又見那飄飄雪，凜凜風，咆哮餓虎吼山中。寒鴉棟樹無棲處，野鹿尋窩沒定踪。可嘆行人難進步，皺眉愁臉把頭蒙。

師徒四衆，冒雪沖寒，戰慄漸，行過那巔峰峻嶺，遠望見山凹中有樓臺高聳，房舍清幽。唐僧馬上欣然道：「徒弟啊，這一日又飢又寒，幸得那山凹裏有樓臺房舍，斷乎是莊戶人家，菴觀寺院；且去化些齋飯，吃了再走。」

行者聞言，急睜睛看，只見那壁廂兇雲隱隱，惡氣紛紛，回首對唐僧道：「師父，那廂不是好處。」三藏道：「見有樓臺亭宇，如何不是好處？」行者笑道：「師父啊，你那裏知道？西方路上多有妖怪邪魔，善能點化莊宅，不拘甚麼樓臺房舍，鋪閣亭宇，俱能指化了哄人。你知道「龍生九種」內有一種名「蜃」。蜃氣放光，就如樓閣淺池。若遇大江昏迷，蜃現此勢，倘有

鳥鵲飛騰，定來歇翅。那怕你上萬論千，盡被他一氣吞之。此意害人最重。那壁廂氣色兇惡，斷不可入。三藏道：『既不可入，我却着實飢了。』行者道：『師父果飢，且請下馬，就在這平處坐下，待我別處化些齋來你吃。』

三藏依言下馬，八戒探定韁繩。沙僧放下行李，即去解開包裹，取出鉢盂，遞與行者。行者接在手中，吩咐沙僧道：『賢弟，却不可前進。好生保護師父穩坐於此，待我化齋回來，再往西去。』沙僧領諾，行者又向三藏道：『師父，這去處少吉多凶，切莫要動身別往。老孫化齋去也。』唐僧道：『不必多言，但要你快去快來。我在這裏等你。』

行者轉身欲行，却又回來說道：『師父，我知你沒甚坐性，我與你個安身法兒。』即取金箍棒，幌了一幌，將那平地下週圍畫了一道圈子，請唐僧坐在中間，着八戒、沙僧侍立左右，把馬與行李都放在近身，對唐僧合掌道：『老孫畫的這圈，強似那銅牆鐵壁。憑他甚麼虎豹狼蟲，妖魔鬼怪，俱莫敢近。但只不許你們走出圈外，只在中間穩坐，保你無虞；但若出了圈兒，定遭毒手。千萬，千萬，至祝，至祝！』

三藏依言，師徒俱端然坐下。行者縱起雲頭，尋莊化齋，一直南行，忽見那古樹參天，乃一村莊舍，按下雲頭，仔細觀看，但只見——

雪欺衰柳，冰結方塘。疎疎修竹搖青，鬱鬱喬松凝翠。幾間茅屋半裝銀，一座小橋

斜砌粉。籬邊微吐水仙花，簷下長垂冰凍筍。颯颯寒風送異香，雪漫不見梅開處。

行者隨步觀看莊景，只聽得呀的一聲，柴扉響處，走出一個老者，手拖藜杖，頭頂羊裘，身穿破衲，足踏蒲鞋，拄着杖，仰面朝天道：「西北風起，明日晴了。」說不了，後邊跑出一個哈巴狗兒來，望着行者，汪汪的亂吠。老者却纔轉過頭來，看見行者捧着鉢盂，打個問訊道：「老施主，我和尚是東土大唐欽差，上西天拜佛求經者。適路過寶方，我師父腹中飢餓，特造尊府募化一齋。」

老者聞言，點頭頓杖道：「長老，你且休化齋，你走錯路了。」行者道：「不錯。」老者道：「往西天大路，在那直北下。此間到那裏有千里之遙，還不去找大路而行？」行者笑道：「正是直北下。我師父現在大路上端坐，等我化齋哩。」那老者道：「這和尚胡說了。你師父在大路上

等你化齋，似這千里之遙，就會走路，也須得六七日；走回去又要六七日，却不餓壞他？」行者笑道：「不瞞老施主說，我纔然離了師父，還不尙一盞熱茶之時，却就走到此處。如今化了齋，還要趕去作午齋哩。」

老者見說，心中害怕道：「這和尚是鬼是鬼！」急抽身往裏就走。行者一把扯住道：「施主那裏去？有齋快化些兒。」老者道：「不方便！不方便！別轉一家兒罷。」行者道：「你這施主好不會事！你說我離此有千里之遙，若再轉一家，却不又有千里？真是餓殺我師父也。」那老者道：「實不瞞你說，我家老小六七口，纔淘了三升米下鍋，還未曾煮熟。你且到別處去轉轉再來。」行者道：「古人云：『走三家不如坐一家。』我貧僧在此等一等罷。」

那老者見纏得緊，惱了，舉藜杖就打。行者公然不懼，被他照光頭上打了七八下，只當與他拂癢。那老者道：「這是個撞頭的和尙！」行者笑道：「老官兒，憑你怎麼打，只要記得杖數明白。一杖一升米，慢慢量來。」

那老者聞言，急丟了藜杖，跑進去把門關了，只嚷：「有鬼有鬼！」慌得那一家兒戰戰兢兢。

就，把前後門俱關了。行者見他關了門，心中暗想：「這老賊纔說淘米下鍋，不知是虛是實。」常言道：「道化賢良釋化愚。」且等老孫進去看看。」

好大聖，捻着訣，使個隱身遁法，徑走入廚中看處，果然那鍋裏氣騰騰的，煮了半鍋乾飯；就把鉢盂往裏一搯，滿滿的揀了一鉢盂，即駕雲回轉不題。

却說唐僧坐在圈子裏，等待多時，不見行者回來，欠身恨望道：「這猴子往那裏化齋去了！」八戒在旁笑道：「知他往那裏耍子去來！化甚麼齋，却教我們在此坐牢！」三藏道：「怎麼謂之坐牢？」八戒道：「師父，你原來不知。古人劃地爲牢，他將棍子劃個圈兒，強似鐵壁銅牆，假如有虎狼妖獸來時，如何擋得住？只好白白的送與他吃罷了。」三藏道：「悟能，憑你怎麼處治？」八戒道：「此間又不藏風，又不避冷，若依老豬，只該順着路，往西且行。師兄化了齋，駕了雲，必然來快，讓他趕來。如有齋，吃了再走。如今坐了這一會，老大脚冷！」

三藏聞此言，就是晦氣星到了：遂依獸子，一齊出了圈外。八戒牽了馬，沙僧挑了擔，那長

老順路步行前進。不一時，到了樓閣之所，却原來是坐北向南之家。門外八字粉牆，有一座倒垂蓮升斗門樓，都是五色裝的。那門兒半開半掩，八戒就把馬拴在門枕石鼓上。沙僧歇了擔子。三藏畏風，坐於門檻之上。八戒道：「師父，這所在想是公侯之宅，相輔之家。前門外無人，想必都在裏面烘火。你們坐着，讓我進去看看。」唐僧道：「仔細些，莫要沖撞了人家。」馱子道：「我曉得，自從歸正禪門，這一向也學了些禮數，不比那村莽之夫也。」

那馱子把釘鈿撒在腰裏，整一盤青錦直裰，斯斯文文，走入門裏，只見是三間大廳，簾櫳高控，靜悄悄全無人跡，也無桌椅家伙；轉過屏門，往裏又走，乃是一座穿堂；堂後有一座大樓，樓上櫺格半開，隱隱見一頂黃綾帳幔。馱子道：「想是有人怕冷，還睡哩。」他也不分內外，拽步只管走上樓來，用手掀開看時，把馱子說了一個躑躅。原來那帳裏，象牙牀上，白嫩嫩的一堆骸骨，骷髏有巴斗大，腿挺骨有四五尺長。那馱子定了性，止不住腮邊淚落，對骷髏點頭嘆云：「你不知是——」

「那代那朝元帥體，何邦何國大將軍！當時豪傑爭強勝，今日淒涼露骨筋。不見

妻兒來侍奉，那逢士卒把香焚，謾觀這等真堪嘆，可惜與王霸業人！」

八戒正纔感嘆，只見那帳幔後有火光一幌。馱子道：「想是有侍奉香火之人在後面哩。」急轉步，過帳觀看，却是穿樓的牕扇透光。那壁廂有一張彩漆的桌子，桌子上亂搭着幾件錦繡綿衣。馱子提起來看時，却是三件納錦背心兒。他不管好歹，拿下樓來，出廳房，徑到門外，道：「師父，這裏全沒人煙，是一所亡靈之宅。老豬走進裏面，直至高樓之上，黃綾帳內，有一堆骸骨。串樓旁有三件納錦的背心，被我拿來了，也是我們一程兒造化。此時天氣寒冷，正當用處。師父，且脫了褊衫，把他且穿在底下，受用受用，免得吃冷。」

三藏道：「不可不可！律云：『公取竊取皆爲盜。』倘若有人知覺趕上，我們見了當官，斷然是一個竊盜之罪，還不送進去與他搭在原處！我們在此避風坐一坐，等悟空來時走路。出家人不要這等愛小。」八戒道：「四顧無人，雖鷄犬亦不知之，但只我們知道，誰人告我？有何證見？就如拾得的一般，那裏論甚麼公取竊取也。」三藏道：「你胡做啊！雖是人不知之，天何蓋焉？元帝垂訓云：『暗室虧心，神目如電。』趁早送去還他，莫愛非禮之物。」

那獸子莫想肯聽，對唐僧笑道：「師父啊，我自爲人也穿了幾件背心，不曾見這等納錦的。你不穿，且待老豬穿一穿，試試新，護護脊背。等師兄來，脫了還他走路。」沙僧道：「既如此說，我也穿一件兒。」兩個齊脫了上蓋直裰，將背心套上。纔繫帶子，不知怎麼，立站不穩，撲的一跌。原來這背心兒賽過綁縛手：霎時間，把他兩個背剪手貼心細了。慌得個三藏跌足報怨，急忙來解，那裏便解得開。

三個人在那裏吆喝之聲不絕，却早驚動了魔頭。原來那座樓房果是妖精點化的，終日在此拿人。他在洞裏正坐，忽聞得怨恨之聲，急出門來看，果見細住幾個人了。妖魔即喚小妖，同到那廂，收了樓臺房屋之形，把唐僧攙住，牽了白馬，挑了行李，將八戒、沙僧，一齊捉到洞裏。老妖魔登臺高坐，衆小妖把唐僧推近臺邊，跪伏於地。

妖魔問道：「你是那方和尚？怎麼這等胆大，白日裏偷盜我的衣服？」三藏滴淚告曰：「貧僧是東土大唐，欽差往西天取經的。因腹中飢餓，着大徒弟去化齋未回，不曾依得他的言語，誤撞仙庭避風。不期我這兩個徒弟愛小，拿出這衣物來。貧僧決不敢壞心，當教送還本處。他

不聽吾言，要穿此護身符，不料中了大王機會，把貧僧拿來，萬望慈憫，留我殘生，求取真經。永註大王恩情，回東土千古傳揚也。」那妖魔笑道：「我這裏常聽得人言：有人吃了唐僧一塊肉，髮白還黑，齒落更生。幸今日不請自來，還指望饒你哩！你那大徒弟叫做甚麼名字？往何方化齋？」

八戒聞言，即開口稱揚道：「我師兄乃五百年前大鬧天宮齊天大聖孫悟空也。」那妖魔聽說是齊天大聖孫悟空，老大有些悚懼，口內不言，心中暗想道：「久聞那廝神通廣大，如今不期而會。」教：「小的們，把唐僧細了；將那兩個解下寶貝，換兩條繩子，也細了。且抬在後邊，待我拿住他大徒弟，一發刷洗，却好湊竈蒸吃。」

衆小妖答應一聲，把三人一齊細了，抬在後邊，將白馬拴在槽頭，行李挑在屋裏。衆妖都磨兵器，準備擒拿行者不題。

却說孫行者自南莊人家攝了一鉢盂齋飯，駕雲回返舊路，徑至山坡平處，按下雲頭，早

已不見唐僧，不知何往。棍劃的圈子還在，只是人馬都不見了。回看那樓臺處所，亦俱無矣。惟見山根怪石。行者心驚道：『不消說了！他們定是遭那毒手也！』急急路看着馬蹄，向西而趕。

行有五六里，正在悽愴之際，只聞得北坡外有人言語。看時，乃一個老翁，氈衣蓋體，暖帽蒙頭，足下踏一雙半新半舊的油靴，手持着一根龍頭拐棒，後邊跟一個年幼的僮僕，折一枝臘梅花，自坡前念歌而走。行者放下鉢盂，覷面道個問訊，叫：『老公公，貧僧問訊了。』那老翁即便回禮道：『長老那裏來的？』行者道：『我們東土來的，往西天拜佛求經。一行師徒四衆，我因師父飢了，特去化齋，教他三衆坐在那山坡平處相候；及回來不見，不知往那條路上去了。動問公公，可曾看見？』

老者聞言，呵呵冷笑道：『你那三衆，可有一個長嘴大耳的麼？』行者道：『有有有！』又有一個晦氣色臉的，牽着一匹白馬，領着一個白臉的胖和尚麼？』行者道：『是是是！』老翁道：『你們走錯了路。你休尋他，各人願命去也。』行者道：『那白臉者是我師父，那怪樣者是我師弟。我與他共發虔心，要往西天取經，如何不尋他去？』

老翁道：『我纔然從此過時，看見他們錯走了路，徑闖入妖魔口裏去了。』行者道：『煩公公指教指教。是個甚麼妖魔，居於何方？我好上門取索他等，往西天去也。』老翁道：『這座山，叫做金嶼山。山前有個金嶼洞。那洞中有個獨角兇大王。那大王神通廣大，威武高強。那三衆此回斷沒命了。你若去尋他，只怕連你也難保，不如不去之爲愈也。我也不敢阻你，也不敢留你，只憑你心中度量。』

行者再拜稱謝道：『多蒙公公指教。我豈有不尋之理？』把這齋飯倒與他，將這空鉢盂自家收拾。那老翁放下拐棒，接了鉢盂，遞與僮僕，現出本像，雙雙跪下，磕頭叫：『大聖，小神不敢隱瞞。我們兩個就是此山山神土地，在此候接大聖。這齋飯連鉢盂，小神收下，讓大聖身輕好施法力。待救唐僧出難，將此齋飯還奉唐僧，方顯得大聖至恭至孝。』行者喝道：『你這毛鬼討打！既知我到，何不早迎？却又這般藏頭露尾，是甚道理？』土地道：『大聖性急，小神不敢造次，恐犯威顏，故此隱像告知。』行者息怒道：『你且記打！好生與我收着鉢盂，待我拿那妖精去來！』

土地山神遵領。這大聖却纔束一束虎筋縑，拽起虎皮裙，執着金箍棒，徑奔山前，找尋妖洞。轉過山崖，只見那亂石磷磷，翠崖邊有兩扇石門，門外有許多小妖在那裏輪鎗舞劍。真個是：

煙雲凝瑞，苔蘚堆青。峻嶒怪石列，崎嶇曲道繁。猿嘯鳥啼風景麗，鸞飛鳳舞若蓬瀛。向陽幾樹梅初放，日暖千竿竹自青。陡崖之下，深澗之中，陡崖之下，雪堆粉，深澗之中，水結冷。兩林松柏千年秀，幾簇山茶一樣紅。

這大聖觀看，不盡，拽開步，竟至門前，厲聲高叫道：「那小妖，你快進去，與你那洞主說，我本是唐朝聖僧徒弟齊天大聖孫悟空。快教他送我師父出來，免教你等喪了性命！」那夥小妖，急入洞裏報到：「大王，面前有一個毛臉勾嘴的和尚，稱是齊天大聖孫悟空，來要他師父哩。」那魔王聞得此言，滿心歡喜道：「正要他來哩！我自離了本宮，下降塵世，更不曾試試武藝。今日他來，必是個對手。」即命小妖們取出兵器。那洞中大小羣妖，抖擻精神，即忙抬出一根丈三長的點鋼鎗，遞與老怪。老怪傳令教：「小的們，各要整齊。進前者賞，退後者誅！」

衆妖得令，隨着老怪，走出門來，叫道：『那個是孫悟空？』行者在旁閃過，見那魔王生得好不兇醜：

獨角參差，雙眸幌亮。頂上粗皮突，耳根黑肉光。舌長時攪鼻，口闊版牙黃。毛皮青似靛，筋攀硬如鋼。比犀難照水，像牯不耕荒。全無喘月犁雲用，倒有欺天振地強。

兩隻焦筋藍靛手，雄威直挺點鋼鎗。細看這等兇模樣，不枉名稱兇大王！

孫大聖上前道：『你孫外公在這裏也！快早還我師父，兩無毀傷！若道半個不字，我教你死無葬身之地！』那魔喝道：『我把你這個大胆潑猴精！你有些甚麼手段，敢出這般大言？』行者道：『你這潑怪，是也不會見我老孫的手段！』那妖魔道：『你師父偷盜我的衣服，實是我拿住了，如今待要蒸吃。你是個甚麼好漢，就敢上我的門來取討？』行者道：『我師父乃忠良正直之僧，豈有偷你甚麼衣服之理？』妖魔道：『我在山路邊點化一座仙莊，你師父潛入裏面，心愛情慾，將我三領納錦綿裝背心兒偷穿在身，見有賊證，故此我纔拿他。你今果有手段，即與我比勢。假若三合敵得我，饒了你師之命；如敵不過我，教你一路歸陰！』

行者笑道：「潑物！不須講口！但說比勢，正合老孫意思！走上來，吃吾一棒！」那怪物那怕甚麼，賭鬥，挺鋼鎗劈面迎來。這一場好殺！你看那：

金箍棒舉，長桿鎗迎。金箍棒舉，亮燦燦，似雷掣金蛇；長桿鎗迎，明幌幌，如龍離黑海。那門前小妖搗鼓，扒開陣勢，助威風；這壁廂大聖施功，使出縱橫逞本事。他那一桿鎗，精神抖擻；我這裏一條棒，武藝高強。正是英雄相遇英雄漢，果然對手纔逢對手人。那魔王口噴紫氣，倒煙電；這大聖眼放光華，結繡雲，只爲大唐僧有難，兩家無義苦爭論。

他兩個戰經三十合，不分勝負。那魔王見孫悟空棒法齊整，一往一來，全無些破綻，喜得他連聲喝采道：「好猴兒！好猴兒！真個是那鬧天宮的本事！」這大聖也愛他鎗法不亂，右遮左擋，甚有解數，也叫道：「好妖精！好妖精！果然是一個偷丹的魔頭！」二人又鬪了一二十合，那魔王把鎗尖點地，喝令小妖齊來。那些潑怪，一個個拿刀弄杖，執劍輪鎗，把個孫大聖圍在中間。

行者公然不懼，只叫：『來得好！來得好！正合吾意！』使一條金箍棒，前迎後架，東擋西除。那夥羣妖，莫想肯退。行者忍不住焦躁，把金箍棒丟將去，喝聲：『變！』即變作千百條鐵棒，好便似飛蛇走蟒，盈空裏亂落下來。那夥妖精見了，一個個魄散魂飛，抱頸縮頭，盡往洞裏逃命。老魔王唏唏冷笑道：『那猴不要無禮！看手段！』即忙袖中取出一個亮灼灼白森森的圈子趕來，望空拋起，叫聲：『着！』唰喇一下，把金箍棒收做一條，套將去了，弄得孫大聖赤手空拳，翻筋斗逃了性命。那妖魔得勝回歸洞，行者朦朧失主張。這正是——

道高一尺魔高丈，性亂情昏錯認家。可恨法身無坐位，當時行動念頭差。

畢竟不知這番怎麼結果，且聽下回分解。